目　录


推磨虫 / 001


山水牛 / 011


萤火虫 / 017


刀　螂 / 023


知　了 / 029


蜻　蜓 / 039


土狗子 / 045

目　录



蜜蜂 / 051



臭鳖子 / 060



蚂蚱 / 065

纺织娘 / 071



苍蝇 / 076



屎壳郎 / 083



目　录



红娘子 / 104



马蜂 / 097



蚊子 / 089

花大姐 / 123



金龟子 / 117



蝴蝶 / 111



目　录



豆娘 / 130



草蛉 / 137



食虫虻 / 144

蜾蠃 / 155



食蚜蝇 / 163



蜉蝣 / 172





推磨虫

大约也只有在乡下，才会有虫子叫这样的名字，跟某种劳动有关，城市里没有虫子会叫这样的名字。事实上，除了几只嗡嗡叫着商量着如何吸人血的蚊子，一群在垃圾堆上一边窃窃私语一边会餐的苍蝇，还有在门前水泥地上转来转去、好像永远有忙不完的大事一般的一窝蚂蚁外，城市里也没有多少昆虫。大多数的昆虫住在

乡下，跟孩子们成为好朋友的昆虫就更非乡下的莫属了。

就像大多数乡下大人都只知道老张家的女儿叫“二丫”，而不知道他还叫“佩喜”，老王家的儿子叫“秃三”，却不知道他也叫“新文”一样，乡下的孩子都知道这种虫子叫“推磨虫”而不知道它还有别的名字。但是它确确实实还应该有别的名字，而且是它的大名，推磨虫只是它的小名，或者叫作绰号。这小名或者绰号是乡下孩子给它起的，叫的人多了，它的大名反而没有人知道了。也许原本就没人知道，从某个孩子开始玩的时候起，就知道它叫推磨虫了，当然，他是从比他大的孩子口中知道的。至于推磨虫的大名也就是学名叫什么，孩子们是不会去管的，就留着让昆虫学家们去叫吧。就像“张佩喜”或者“王新文”这样的名字是留着老师们在课堂上叫的，家旁邻居还是习惯叫他们“二丫”“秃三”，这样叫起来亲切，听起来也不外道。

不过这样也留下了后遗症，就是没有办法让外人知道它，没有个大名，谁知道你说的推磨虫是什么呢？这样看来有个统一的说法还真的很重要，不要说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大事情了，即使这样的一种小小昆虫，你不知道它的学名，都很难向外人说清楚它。从这点想开去，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又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还真是做了件了不起的大好事呢。

那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推磨虫，她一脸诧异："真有这样大力气的虫儿能推得动磨？"她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不知道乡下孩子玩的东西，这让我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人有了一点点优越感：瞧，农村也有你们这些城里人没有见过的东西哦，城里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推磨虫的家在我们庄上一共有两个，都在我老家庄基上：一个在屋后的钢橘丛中，那里长着一排杂树，它们把家安在其中一棵不大的楝树上；另一

个在门前的小汪塘边，密密的芦苇丛里同样长着几排杂树，也是在一棵楝树上。我不知道推磨虫的家是不是只安在楝树上，但是我知道它们在我们庄上的两个家都在楝树上。

我们庄上推磨虫的家在楝树上，这个秘密起初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跟我喜欢捉昆虫有关。毒毒的大日头下，在二姑奶家门前菜园子里扑蚂蚱，在瞎爹家篱笆墙上捏蝴蝶的那个光着头、浑身冒着油光的野小子，不用问，二姑奶和瞎爹就能知道，不会是别人，准是老韩家的小大子。那一天，我追踪一只狡猾的绿蜻蜓，这只蜻蜓真是好看，绿绿的，个头大大的，飞起来的样子真像一架直升机。我在前庄大舅爹家的菜园篱笆上发现它的时候就被它迷住了，蹑手蹑脚地慢慢靠近它，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作钳状，悄悄捏向它的尾巴。好几次，就在我的手指快要碰到它那两片一张一合小舵一样的尾巴尖的一刹那，它的翅膀轻轻一振，有着一圈圈黑色

条纹的长长尾巴就从我那还没合拢的“钳子”中逃脱了。这大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捉了这么久的蜻蜓，还没丢过这样的人呢，我发誓不捉到它决不罢休。这次它落在了我家的一棵钢橘树上，到了我的地盘，你还想跑吗？我又一次悄悄靠近它，钢橘树的针子好硬、好长，我手一伸，就被刺了一下，一颗血珠立刻冒了出来，一哆嗦，弄出了声音，眼看到手的绿蜻蜓又一次扬长而去。好糗，我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在钢橘树上，回身从家里拿出一把斧头，高高扬起，就要砍向它。等等，那是什么？就在我把斧头高高扬起的一瞬间，我发现那棵两个碗口粗的楝树干上有一片蓝汪汪的东西在动，在烈烈的正午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我惊呆了，那么多推磨虫，结成了团，能有几十只吧！就在我眼前的这棵楝树上，我一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我发财了！”巨大的喜悦让我成了一尊雕像，那个中午，一个大张着嘴巴、举着斧头、浑身冒着油光的小子，在毒毒的

日头下一站好久，老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夏天的推磨虫是乡间孩子的宝物，扁扁的、近似长方形的身子，背上的两片硬翅蓝汪汪的像涂了油，仿佛泛着幽幽蓝光的优质钢材，上面还有几点白白的星子。藏在硬翅下的薄如蝉翼的淡紫色软翅才是它飞行的利物，飞起来会发出嗡嗡的响声，动静较大。腹部坚实，就连那几条腿都十分有力，感觉像一辆装甲车，有着无穷无尽的气力。推磨虫因为身体的庞大，飞起来的时候有点儿像喝多了的醉汉，东一头西一头的没个规律。孩子们举着大竹扫帚，也就东一头西一头地扑，终于抓住一只了，就在它的头颈部和翅膀交界的地方插上一片苇篾。苇篾的另一端就插在苘（qǐng）麻的果实（我们叫它苘盘盘）的上面，再在苘盘盘的中间穿上一根细细的圆棍棍，一般就是用妈妈织毛衣的竹针，也有用铁条的，转上几转，然后捏住圆棍的一头或是两头，用手指轻轻一弹或是用嘴一吹那只倒霉的虫子，它

便嗡嗡地飞了起来。苘盘盘也跟着飞快地转了起来，就像乡间那飞转的水磨，推磨虫也就因此得名。

推磨虫东一头西一头地飞，没个规律，这样扑起它来就比较费劲，以前从没有人发现它的窝，至少我的好朋友不知道，因此真正能玩得上它还真不那么容易，这就让它显得格外珍贵了。它的脚扒得好紧，我小心翼翼地从树上抠下几只，抓在手心，感觉它在手里痒痒地爬，好有力气，几乎就要挣脱我的掌握，我赶紧跑回家，把它们放进一个玻璃瓶中，留下两只来让它们驮着苘盘盘飞舞。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则笑话，说是一个暴发户喝豆浆都要买两杯，喝一杯，倒一杯。我可不干那蠢事，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比那暴发户聪明，人家用一只推磨虫推磨，我用两只，我才不会玩一只放一只呢，我把剩下来的几只送给了恒超和大军。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虫子，我像个守财奴一样，把这件事当成个秘密一直守得很严，我不想让其他人

知道，让我的宝藏毁于一旦。后来我经不起大伯家二哥的软磨硬泡，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并一再叮嘱他不许告诉别人，这样，推磨虫的这个家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了。

我们隔天会去那里取下几只，不敢多取，怕它们感觉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少了会集体搬家。这样几个夏天下来，它们依然在那里活得很惬意。我们不知道它们一过夏天都去了哪儿，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年的夏天，在某个毒毒的日头下，又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一下子就占满了去年的窝。它们总是伴随苘盘盘的长成而来而去，这让我觉得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配合苘盘盘，它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供孩子们驱使，做它们该做的事情——推磨。

我们从它们的身上得到了很多实惠，除了自己玩以外，还把它们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作为回报，他们当然也会送给我们许多好玩的东西，这里面有



推磨虫：学名白星花金龟，鞘翅目，花金龟科。
体色多为古铜色或黑紫铜色，有光泽。
成虫取食玉米、小麦、果树、蔬菜等多种农作物。

陀螺，有玻璃球，还有那一吹就呜啊呜啊作响的芦笛，也有好吃的，比如米花团，比如糖豆子，比如桑枣子。

推磨虫第二个家的发现跟青蛙有关。老家门前的小汪塘边围了一圈的芦苇，里面除了有柴刮子（一种鸟）做的窝外还有很多青蛙，“推磨”累死了的虫子我们还要再用一次，让它发挥最后的余热——拴在线上钓青蛙。青蛙真是个笨东西，一看见眼前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动来动去，就一跃而起，伸出舌头一卷就吞进了肚里，等到它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用两只前爪从嘴里往外扒拉的时候，已经被我们甩了上来成了俘虏。就是在这当儿，我们发现了芦苇丛中的那株楝树，发现了推磨虫的第二个家。



山水牛

我现在知道它有个学名，叫天牛，早先只知道它叫“山水牛”。老家那边没有水牛，只有黄牛，我对于水牛这种动物的最初想象，就是来自这种昆虫。既然它叫“山水牛”，我想真正的水牛也该跟它差不多。我不是说个头，而是说长相。我当然知道真正的水牛不会像它那样有一对翅膀，虽然我那个时候从未见过水牛，但是我知道长

了翅膀的牛只会在民间故事中有，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我想真正的水牛该是跟这种小虫子一样有着细细长长的牛角的。直到很多年后，我离开那个地方，见到了真正的水牛，才知道那么多年来，我一直误会了水牛。如果说山水牛这种小虫子还有什么部位像真正的水牛的话，不是它那对细细长长的触角，倒是它那对坚硬的牙齿。把这对牙齿扳下来，反过来安在它的头上，那才像真正的水牛头。

我们当然不会把它的牙齿扳下来安在头上，我们只会把它的这对大牙剪下来扔掉，不然，被它咬住可不是好玩的，那是会连皮带肉撕下一小块的。虽然不至于有太大的伤害，但是它这对利器既然连树皮都能咬动，让小孩子们流点儿血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山水牛的那对长长的触角是专为捉它玩的孩子们而生的，这对触角就像用一节节小竹节串起来的一样，既灵巧活泼，又坚硬非

常。我们只需捏住它的这对触角，用力一扯，就可以把它从树上拉下来，而不用担心会把它的触角拉断。拉住它的触角抓它的好处是，那对坚硬的牙齿够不着我们的手。

我们把剪掉大门牙的山水牛放在手上任它爬，顺便也把它那对鞘翅下的薄翼剪去，这样它就只好乖乖地成了我们的俘虏，既飞不了又反抗不了，虽然心里会有不甘，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也知道这样对它有点儿胜之不武，但从某些方面考虑，比如安全，也就心安理得了。我喜欢它在手上爬行的感觉，它的步足前端有一对小钩子，用以钩住树皮往上爬，但在手上却一点儿不扎人，倒是足部后边的那一段，柔柔的，爬在手上痒痒的，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用一根线把它的颈部系上，只要你不是故意把线勒在它的颈甲和头部或者翅膀的交界处，无论你系得有多紧，线是勒不死它的。

它的颈甲好厚好坚硬，两边还各有个尖突，尖利异常，你要是不小心，是会被它扎出血珠来的。山水牛走起路来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这可不是从它的嘴里发出的，而是从颈部发出的。如果你注意观察就能看到，它走起路来头是一点一点的。

系上线的山水牛就被孩子们牵着走，有时候得让它拉点儿东西，不然就会辜负了它这“牛”的美名。对付耙地虫，我们用根小草棒就可以，这样对待山水牛可不行，它会觉得我们瞧不起它，这对它是一种侮辱。我们会用秫秸和篾片给它做个巴掌大小的车子，让它拉着走，这样山水牛可能会有一种自豪感，自然的，走起路来就会不自觉地器宇轩昂起来，甚至有些趾高气扬，这可从它吱嘎吱嘎一边行走一边点头看出来，边走边唱歌还边摇头晃脑，它的心里应该是快乐的。

我们知道山水牛的家在哪儿，因此虽然它有翅膀，捉起它来却不是很难。我们知道在外婆家门前



山水牛：学名天牛，鞘翅目，天牛科。
成虫体呈长圆筒形，背部略扁。
天牛的幼虫和成虫多喜在树木上活动。

汪塘边的荆条上可以找到鞘翅上带有圆形白色斑点的黑色山水牛，知道在自家门前的那棵老柳树上有一种比荆条上的稍小一点儿的纯黑山水牛，更知道家旁的桑树上生长着一种通体灰黄的个头最大的山水牛，这种穿着土黄“衣服”的山水牛是我们的最爱。我们最不喜欢的是一种紫红颜色的山水牛，要是不小心捉了它，手上就会沾上一股很难闻的气味，即使去汪塘边挖很多烂泥搓手，那种气味还是会让你几天吃饭都想作呕。